

渔民志

『老人与海』

被尘封的罗盘

点灯的人

老船长

海事

龙山庄主

钓者

渔村记

渔港

房前屋后

网

船厂

渔村婚礼

晒墙根

渔市

飞蛤

『挑担水』

海瘦了

罗盘

系泊结

渔灯节

渔民口述实录

仪式：寄托或表达

记忆：现实或传说

乡愁：结局或开始

海边之夜

开发区：作为渔灯背景的存在

渔灯

王月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渔灯

王月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渔灯/王月鹏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209-10381-7

I. ①渔… II. ①王…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739号

渔灯

王月鹏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4.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
印 数 1-3000

ISBN 978-7-209-10381-7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一、渔民志

- 3 “老人与海”
21 被尘封的罗盘
41 点灯的人
55 老船长
65 海事
76 龙山庄主
87 钓者

二、渔村记

- 95 渔港
99 房前屋后
101 网

- 104 船厂
- 108 渔村婚礼
- 113 晒墙根
- 115 渔市
- 117 飞蛤
- 120 “挑担水”
- 122 海瘦了
- 124 罗盘
- 126 系泊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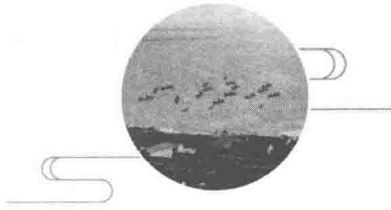
三、渔灯节

- 131 渔民口述实录
- 137 仪式：寄托或表达
- 148 记忆：现实或传说
- 158 乡愁：结局或开始

四、海边之夜

五、开发区：作为“渔灯”背景的存在

后记



一、渔民志

“老人与海”

老船长初允昶跟我说起了他与大鲨鱼的往事。他已经 88 岁了，坐在我的对面，神态安详，声音平静迟缓。他说他 14 岁就开始出海打鱼，没有死在海上已是万幸。那时渔民用的是摇橹小船，海上若是起了风，小船时常被风刮到现今的烟台开发区海滨，稍不小心，船就翻了，落水的渔民即使拼命爬上了岸，因为那一带荒无人烟，十有八九也会被冻死。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渔村开始使用机械船，翻船死人的情况才减少了。就在我住进渔村的那天，这个城市组织乡村老人统一参观市容市貌，老船长也在其中，他亲眼看见开发区海滨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起昔日这里一片荒凉，想起那么多的渔民死在沿线沙滩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个城市的海滨旧景，我曾在老照片中见过。前几年当地要建规划展馆，策划了一个新旧对比的主题活动，从民间征集了大量图片资料，我从老照片中看到这个地方的青涩从前。我把那些照片端量了很久，不知道日新月异现实是那些照片的背景，还是那些照片是当下形势变化的背景。

我说不清这是一个审美问题还是一个立场问题，不知道该站在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把这些解释不清的东西，归结为“发展”所致。当下太多人已经习惯了用这个词语打包太多说不清的东西，直到我在渔村听到老船长的讲述，在这些照片中介入了生与死的话题，我才恍然彻悟。对于身边的事，对于我所寄身的这个城市，我通常是以审视的眼光打量它们，其实在很多时候，生存才是首要问题，很多因生存而出现的妥协与让步是可以理解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评判，既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也在生活认知方面出了问题。



初旺村旧貌，20 世纪 80 年代

话题很快就转到了那条大鲨鱼上。那年老船长才 23 岁，他与两个伙计出海打鱼，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宿，小船依然是空的，竟然一点收获也没有。回家的路上，他们就遇到那条后来被传说了半个多世纪的大鲨鱼。他记得

当时并没有喜悦，而是越发忐忑不安起来，一路上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以至于此后的若干年，当他想起那时的情景，仍然感到后怕，感慨当年没有死在海里已经是万幸的了。

那夜的星星若隐若现，海像是动物的巨大呼吸。小船在夜色里划行，有时剧烈地抖动，他以为浪太大，看看四周，海上却是一片平静，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因为网里闯进一条鲨鱼，鲨鱼在网里挣扎，不停地拱动小船，小船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侧翻。他们紧张起来，在茫茫的大海上不知如何是好。似乎是很久以后，船突然不动了。老船长突然发现，船不动了；老船长的两个伙计，也突然发现船不动了。老船长拔了拔网，网绳是直上直下的，拔不动，三个人一起用力，总算拔出一部分，却傻眼了，是一条粗壮的鱼尾巴。他们在鱼尾巴上又拴了一根缆绳，试了试，还是拔不动。当时海上漆黑一片。老船长说不要硬拔了，先保持体力，一切等天亮了再说。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开始忙碌起来，网仍然是拔不动的，他们知道打了一条大鱼，却不知道这条鱼究竟有多大。船在海上走，老船长的思想也在激烈斗争着，不知是否该把大鱼放掉。如果那条鱼还活着，他会选择把它放回海里，这条小船哪里经得住这么大的一条鱼的折腾？可是，大鱼已经被网缠死了，就此放掉，实在有些不甘心……鱼在网里，他们把网收紧了，用绳子把鱼头和鱼尾两个部位拴在船帮，绑紧了。船平稳了许多，偶尔会抖动一下，又抖动一下，是很深很沉的那种抖动。老船长的心随着船的抖动而不停地收缩。一只小船，拖着一条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鱼在茫茫大海里向着家的方向艰难地漂移。

老船长看不见鱼，却时刻感觉到了小船和大鱼在海水里不停地碰触；每一次碰触，就像碰触到一个危险，又像碰触到一个坚实的依靠。小船与

大鱼在海浪里竟然成了一种紧张的依靠与被依靠的关系。

返程中，他们先后遇到了两拨鱼群，可惜的是，网已被这条模糊的大鱼全部占据了。同船的两个伙计望着鱼群，满脸遗憾。老船长安慰他们说：“海这么大，我们不能啥也想要啊。”

短暂沉默。

这短暂的沉默让我珍视。我知道在我们的言说之外有些共同的感受击中了对方。巨大的海，几乎也被穷尽了，人得有多贪婪，才能把大海糟蹋成这个样子啊。老船长叹口气，打破了这沉默。他说当年拖着大鲨鱼回家的路真是漫长，他多么向往有一盏灯，就像传说中的海神娘娘那样，擎一盏灯引领他们回家的路。对一盏灯的向往，成为活下去的信念。这样的一盏灯，并没有出现。

老船长相信人世间存有这样的一盏灯。那年他 14 岁，海上起风了，他们的船迷了路。绝望中，他们看到一盏灯在不远处发着白色的光，光亮模糊又清晰，在水面上浮着。他们的船跟着那光亮，顺着风往前推，走了大约有十多里地，突然光亮不见了，再抬头，就看见了老龙山，初旺的渔民出海打鱼，只要远远地见到了老龙山，就知道到家了。老人说起这段旧事，很多村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老人说信也好不信也罢，这是他自己亲历的事，别人可以不信，他自己不能不信。那一年，他才 14 岁，是下海打鱼的第一年，距今 74 年过去了。这个传说在村里就像日常的炊烟，已经无人知晓它最初是在哪个时刻从哪里升起的，成为村里人的普遍经验。这样的场景是否真实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样的一种情形的存在。这是在苍茫的大海上，在危急的时刻，渔民对方向，对生的一种渴念。这样的一种渴念，是应该被赋予理解的；这样的一份渴念，与渔灯节的传说遥相呼应。这里面，有一份对于未知的大海的敬畏，也有对于生命的美

好祝愿。

他们三个人轮流摇橹，在海里摸索着走了一天一宿。老船长用绳子拴了秤砣测一下水深，知道已经到了威海。他抬头，西北方向的星星正在不停地眨着眼睛，他的心中咯噔一下，可能要来风了。

风说来就来了。小船在海里飘摇。他们把捆绑大鱼的绳索收束得更紧，让船和鱼更紧密地联为一体，仍然放心不下，三个人又分别检查了一遍绳索，怕有什么意外。在风浪里，大鱼起到了稳固小船的作用。风越来越大。海浪撕扯着小船，撕扯着捆绑大鱼和小船的绳索。他们不时地检查绳索，怕绳结脱扣。老船长对自己系的绳结是从不怀疑的，渔村几乎每个人都会打一手漂亮的“结”，这是渔民必备的基本功。然而此刻，这么大的风浪，他总担心绳结松动，或者绳索被船帮摩擦断了，那样他们除了葬身大海，别无他途。他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大鱼身上，却又不夠坚定，脑子里不时闪过一个念头：遇风的霉运，是不是跟这条大鱼有关？他甚至动了放掉大鱼的念头。这个念头只是一闪，他就不再深究，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容不得他有第二个选择，不管这条闯进网里的大鱼究竟是福是祸，眼下全力应对大风才是最关键的。

船随着大鱼在海里晃动。一个浪头拍过来，小船剧烈地摇晃，海水跳进了船舱。又一个浪头拍过来……船舱里的海水越积越多，船开始下沉，下沉……老船长和两个伙计的心也在下沉，他们在船板上跪了下去，一边磕头祷告，一边哭了出来。船在继续下沉，他们不再磕头了，一边哭，一边不停地用锅和盆往外舀海水。风卷着浪，固执地拍打小船，水越积越深。在漆黑的夜里，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无处可逃，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守住这条小船。人在彻底绝望的时候，往往变得比平时更加冷静。他命令两个伙计不要再哭了，稳住船，才是唯一的活路。他们把捆绑小船和大鱼的绳

子收束得更紧了，把船和鱼更紧地联结在一起。海浪不停地涌来，拍打着他们的船。巨大的海浪声中，他听得见自己咚咚的心跳。他按住心脏的位置，提醒自己稳住，一定要活下去。

在海上遇到大风，这是渔民最担心的事。一个老练的渔民会在风浪大作的时候把船固定在某个点上，这是他们面对风浪的态度和策略。所谓乘风破浪，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很多人从中读出了执着，读出了挑战，我也曾这般解读风浪，人到中年，心态和理解世事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我渐渐地明白了，在风浪中该如何稳住自己的船。这更像是一个关于时代和人生的隐喻。

风终于消停了。据老船长回忆，那阵风如果再刮上一刻钟，船必沉无疑。船里的水，很快就被他们用锅和盆舀回海里。他们坐在船上，缓了半天劲，才开始重新向着家的方向划去。船里已经没有了任何食物。船进水时，他们把所有能丢的东西都丢进了海里，包括准备的食物，还有酒。那一刻，他们只想减轻船的分量，哪怕只是减轻一点点的分量，没有什么比保住船更重要的了。他们只剩下了恐惧，哪里还顾得上饥渴。在茫茫大海上，回家的路，成为一条逃命的路，离家近一步，就离生的希望近了一步；他们拼命摇橹，既是向生靠拢，也是在拼尽全力摆脱死亡的阴影。他们商量是不是该把大鱼卸掉，以逃命为主。老船长有些不甘，也有些不忍。是大鱼救了他们的命，他们与大鱼之间一定有些说不清的关系。犹豫了一番，老船长决定继续带着大鱼上路。他无法预料，下一刻是否还会遇到更大的风和浪，至少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刻，是大鱼救了他们。

似乎很久之后，海上刮起东风，船顺风漂向老龙山。远远地看到了老龙山，虽说有些模糊，但是那种关于老龙山的感觉是清晰的，老船长叹口

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初旺的渔民出海打鱼，只要看到老龙山，就知道到家了。

船在即将靠近初旺村口的时候，风突然转成了东南风，船顺风而下，漂向邻村李家的方向。他们想要逆风划回初旺村口，风越来越大，要下雨的样子，再加上在威海湾死里逃生的遭遇，老船长当机立断，马上在邻村靠岸，先上岸再说。上了岸，他瘫倒在地，忍不住哭了。岸上有人早就看见这条风里的小船，很快就招呼十多个人过来，一齐动手把鱼拖上了岸。他抹一把眼泪，发现那鲨鱼还在喘气，嘴已经不动弹了，眼是睁着的。小船在海里艰难前行的时候，因为不停地与鲨鱼碰触，摩擦，再加上风浪的拍打，摩擦更为剧烈，在海上折腾了一天一宿，等到靠了岸，船帮已被鲨鱼磨掉了一寸多。那是一条长约七米的小船，鲨鱼比船身还要长。老船长踩着鱼背想跳到岸上，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慌乱中，他抓了大鱼一把，才稳住身，那一瞬间他发觉大鱼高度与他的身高差不多。这个细节他记住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问及那条大鲨鱼究竟有多大的时候，那个细节成为他判断的依据，他说他清楚地记得海水的深度大约到人的脖颈位置，他据此判断那条鲨鱼的高度足有一米多。

他想过是条大鱼，但是没想过会有这么大。等到把鱼拖上了岸，才发觉这鱼的大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在看不到尽头的大海上，他没有想到他的小船拖着这条鱼竟然会有这么大。多少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捕到大鱼，现在有了大鱼，却让他犯愁了，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个庞然大物。村人纷纷赶来看热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鲨鱼，根本就不相信三个人驾一条小船竟能捕获这么大的一条鲨鱼，而且冒着大风，在海上折腾一天一宿把大鱼拖了回来。村里的老人说，这条鲨鱼是“哈弄”（音同）。我

问老船长“哈弄”具体是哪两个字，他也说不出来，就是一一直在说“哈弄”。我猜测他所说的“哈弄”，大概意思就是老实，不咬人。在村人看来，如果那条鲨鱼咬人，他们三个人的性命根本就保不住，更别说把鱼拖回来了。老船长觉得村人的看法过于简单，他亲眼看到那条鲨鱼的牙齿很长，是锐利的，怎么可能不会咬人呢？

村人望鱼兴叹，具体到如何处置这鱼，谁也没了主见，束手无策。因为船被迫停靠在邻村，那里的水产公司有意合作处理这条大鱼。老船长想了想，也就同意了。水产公司安排一大帮子人开始动手分割大鱼了。鲨鱼的肝脏、鱼鳍被割下，鱼皮也剥掉了，鱼肝油装了满满的九筐，每筐足有一百多斤。整个水产公司忙碌不堪，空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气味。他们把鱼肉切成条状，装了两船，一船送到烟台卖掉了，一船送回初旺腌制加工成鱼片，卖给了掖县（今莱州）。突然捕获了一条大鲨鱼，老船长有些发懵，水产公司也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鱼，缺乏处置经验，带着他四处找人推销和交涉。掖县的人骑自行车来过好几次，把鱼片买去了。一条大鲨鱼，共计卖了六百块钱，这个价钱在当时是很高的，比一条船在海上作业两个月的收入还高。他们都很高兴，觉得三个人没死在海上就已经是万幸的了，结果还发了笔小财。

老船长说，如果没有那条大鲨鱼，小船在威海湾必翻无疑。是大鲨鱼在风浪里稳固了小船，救了他们三个人的命。小船的载重量是五千斤，而那条大鲨鱼足有一万多斤。

老船长坐在我的对面，手里摇着一把旧扇子，神态安详。他的女儿在旁边感慨，老人已经88岁了，记忆力依然这么好，每次出海经历都记得清清楚楚。老人说怎么忘得了呢，每次都是从阎王鼻子底下爬回来的，想忘也忘不掉。特别是出远海，太危险了，有的人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那

时的船还不是机械化，海上只要遇了大风就凶多吉少，明知有危险，还是要去冒险，日子总得过下去。初旺三面环海，一面朝山，渔民一辈辈过下来，死也是死在海里。

我不曾在大海里见过鲨鱼。我所见的鲨鱼，是在鲸鲨馆。我陪女儿多次去到那里，她对海底世界充满好奇，对鲸鲨馆里的鲨鱼没有丝毫畏惧，反而觉得好玩。

关于鲨鱼的运输，我在网上搜索到了当地晚报一条旧的新闻：

7月27日21时28分，4头海中最大的鱼类动物——鲸鲨经过4个小时的旅途抵达烟台。这4头鲸鲨体重都在两吨以上，身长均为5~6米。这也是我国首次空运海中最大的鱼类动物，一次性空运4头鲸鲨。

20时30分，记者与烟台海昌鲸鲨馆工作人员一同走进莱山国际机场停机坪。此时，几辆平板车和载着4吨海水的大货车停在停机坪上。

半年前，这4头鲸鲨还一直在海南饲养基地生活驯养，3天以前，它们就被赶到海南近海海域。26日凌晨3点钟，潜水员把睡梦中的4头鲸鲨赶到了特制“大网兜”里。

21时28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写着“扬子江物流”商用货机降落在跑道上。这架波音747-400货机是我国最大的商用货机，最大载重量是110吨。在货机里，装载着4头鲸鲨各自的专用水槽，4个水槽分别为17吨、18吨、18吨和20吨。随行的还有鲸鲨们的“口粮”，整个飞机此次共载重91吨！这也是烟台飞行史上载重最重的一次飞行。

这一刻，鲸鲨终于在烟台安全落地了，这是烟台首次迎接鲸鲨！一路上，换了3次水，为了让它们慢慢适应烟台的水。

为搬运这些巨大的箱体，机场工作人员调来了最大载重15吨的升降

机。20吨重的大水箱又怎么挪上升降机呢？海昌鲸鲨馆工作人员介绍，要在鲸鲨下机前，每个水槽先放5吨水，把水槽的重量控制在15吨，才被卸下来。在将鲸鲨成功吊运至运输车后，又启动水泵向水箱注入鲸鲨馆海水，让水箱恢复到18吨的重量，从而保证了鲸鲨存活所必须的水量。23时25分，经过一系列的排水、卸货、起吊、装车、补水等过程，第一尾鲸鲨平安驶离机场。这4头鲸鲨今天将正式入驻烟台海昌鲸鲨馆。由于卸货时是直接卸出箱体，从外面看不到鲸鲨的模样。看来，要想一睹鲸鲨真面目，还得等到它们住进鲸鲨馆的水池中。

“从机场右拐向东走，经青年南路、港城西大街右拐，再经港城西大街左拐，走观海路右拐，从南山世纪城左拐，到烟台大学工商学院左拐，走滨海路经黄海城市花园再抵渔人码头，一路上速度控制在40迈。”烟台海昌鲸鲨馆负责人担任本次鲸鲨空运的总指挥，他对鲸鲨返烟线路了然于心。

为何不走观海路？面对记者的问题，总指挥称，观海路坡度较大，并且从观海路到滨海路多为岔路口，17米长的载重车拐弯困难。此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走观海路坡度会超过15度，而现在选择的线路只有连城路一个缓坡和一个微度的下坡。

据总指挥透露，在运送过程中，所有车辆里面的鲸鲨头部均是朝北放置，这样做也是考虑到鲸鲨安全细节。“鲸鲨靠鳃呼吸，如果鲸鲨头朝前，在上坡的时候水盖不住鳃部，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对它也会造成危险，所以头朝北即便有上坡，也能保证鲸鲨的头部是浸入在水面的。”

.....

关于这次运输，我并没有一个感性的参照，只是觉得有点过于“人性化”。当我在初旺渔村见到初允昶老船长，听他讲述当年一艘小船如何把